

奉化縣志卷之一

志天時

漢唐以來史氏天文有志歷有志五行有志大抵皆推本命義和演洪範遺意體大物博事處其分釐然備詳也奉化雖蕞爾邑然星野不可不知災祥不可不紀且地處塞北氣候嚴威多而和煦少蓋與內地爲迥異居民不再食則飢一日不火而寒長民者尤不可以不曉時令又宜特著焉今合併類爲天時編

星野

奉化縣志

卷之一 天時

一

古者分茅胙土其封域各有分星以觀妖祥皆原於周官保章氏所掌而其說旁見於爾雅及月令左傳注疏故儒者咸稱之爾雅幽州爲析木之次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漢書律歷志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終於斗十一度晉書天文志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又言上谷入尾一度漁陽八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渤海入箕一度樂浪入箕三度元菟入箕六度二書星次均與爾雅相合度數並同大抵自尾而箕而斗爲冀州幽州營州各郡國

分野以次遞差考唐書天文志云箕與南斗相近爲遼水之陽盡朝鮮三韓之地謂馬韓辰韓牟韓今喀喇沁地奉化境接三韓於析木之次應屬箕宿不得仍牽引由尾而箕爲統概幽州營州言也盛京通志云舜分冀東北爲幽州特遼西之地耳遼以東則舜之營州矣爾雅以幽州爲析木之次今

盛京疆域遠軼幽營之表而析木之津則兼斗宿較箕尾分野爲少濶云斯言得之矣

按靈壽縣志言分野之說賈公彥謂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僧一行謂是山河之首尾與雲漢之升降相應

奉化縣志

卷之一 天時

二

論者往往疑其不同余以爲二說一也賈公彥言其流僧一行推其源而已惟山河與雲漢旁之列宿相應故歲星在其地則受封雖千百世皆如是占可也昔哲今賢名論具在理求其當而已無庸更贅以辭也茲備錄其說以爲考鏡之圭臬云

災祥

唐高宗咸亨二年十一月甲午朔日食箕九度

元宗天寶九載五星聚於尾箕

文宗開成三年十一月乙卯彗星在尾箕東西亘天十二月

壬辰不見

僖宗光啟二年五月丙戌有星孛於尾箕

昭宗天復元年五月己巳有星當箕下如炬火炎上衝高丈

餘乃隕

古曰機星也

宋太宗至道五年七月壬寅月掩箕

眞宗咸平四年十二月辛卯太白犯箕

天禧四年二月壬寅月犯箕四月丁酉犯箕七月己未太白犯箕

神宗熙甯二年六月丙辰客星出箕度中至七月丁卯犯箕

奉化縣志

卷之一

天時

三

乃散

十年正月乙未月犯箕東北星

哲宗紹聖元年二月甲子犯箕六月辛巳犯箕八月丙辰犯箕東北星

二年五月己酉犯箕東北星八月辛未犯箕北第一星

高宗紹興四年二月戊子熒惑與填星合於箕

孝宗隆興元年十二月辛酉填星歲星合於箕

淳熙八年八月庚戌熒惑守箕

寧宗開禧三年十月丙辰熒惑與太白合於箕

理宗淳祐十二年戊戌填星熒惑合於箕

遼聖宗統和二十年東方五色虹見

太平十一年大雨水諸河橫流皆失故道

天祚帝乾統三年七月中京雨雹傷稼

金太宗天會四年十月中京進嘉禾

按金史遼中京大定府國初因稱之至海陵貞元元年始  
更爲北京

元成宗元貞五年七月遼陽大甯路水

大德五年七月遼陽大甯二路大水

奉化縣志

卷之一 天時

四

七年六月遼陽大甯開元等路六郡大雨水壞田廬男女死  
者一百十有九人大甯路蝗

仁宗皇慶元年六月大甯碩達勒達路水

二年三月晉甯大同大甯等郡饑

延祐元年二月戊辰大甯路地震四月甲申朔大甯路地震  
有聲如雷十一月戊辰大甯地震如雷

泰定帝泰定三年十一月瀋陽大甯廣甯等路饑十二月大  
甯路瑞州大水壞民田五千五百頃廬舍八百九十所溺死  
者百五十人

致和元年四月大甯路屬縣饑六月大甯屬縣雨雹七月十月大甯路地震

文宗天曆二年大甯興中州蝗七月大甯惠州雨雹大甯遼陽等郡屬縣蝗

至順三年四月戊申大甯路地震

明世宗嘉靖六年四月丙寅雨五龍見於北

神宗萬曆四十六年東方白氣竟天

國朝

按奉邑自前明中葉係干戈用武之地 國初並爲閒田

奉化縣志

卷之一

天時

五

嘉慶初年始行懇荒故以前災祥無文獻可考闕文爲是嘉慶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連歲大熟人民康樂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道光八年秋潦八月隕霜害稼

道光十六年夏有龍見於陸家崗頑民以銃擊之風雷大作毀拆頑民廬舍器物三家

二十六年夏秋淫雨害稼歲歉收

咸豐八年大旱秋蟲傷稼歲饑

九年大有

同治二年大有斗米不滿百錢

四年有年

七年歲稍歉腹省流民入境甚夥米騰貴

十年正月地震

光緒二年夏謠傳有妖人入境民多惶惑五月十一日雨雹地震

三年七月大雨雹大者如碗鳥獸多被擊死樹木折損無算人亦遇有傷亡

七年夏雨雹如卵淫雨數十日河水漲溢田禾被潦秋黃霧

奉化縣志

卷之一 天時

六

四塞

八年五月壬寅黎明有蝦蟆數萬集於南郭家店逾時不見九年十月日出入俱有紅氣竟天如脂至於十二月

十年四月戊辰雨雹閏五月丁巳申刻雷雨地微震六月晦壬寅夜大雷雨雨雹

論曰天道遠人道邇孔子作春秋紀災異多矣而不著事應非漢儒之所知也蓋聖人之知如天不妄意天欲人深自謹焉而感應之理自寓與洪範休咎之徵夫豈悖諸故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上下莫不兢兢乎此則

六極無而五福降否則祥符之說至矣祥符之說行而修省之意怠矣勢必災變並至敗亡隨之訖莫修省與刑戮之民等可弗懼哉可弗慎哉

時令

率土之濱莫不奉

朝廷正朔也奉化爲蒙古科爾沁地去

京師東北千八百餘里之遙節候較內地爲晚氣候較內地爲寒故特詳志之非敢爲下而倍者查照欽天監所頒光緒十年時憲書

奉化縣志

卷之一 天時

七

京師立春正月初八日申正二刻十二分科爾沁則酉初初刻  
京師立秋六月十七日午正二刻二分科爾沁則午正三刻五分是遞遲一刻三分之數推之立冬立夏二分二至莫不皆然冬至

京師日出辰初一刻十分入申正二刻五分晝三十六刻十分  
夜五十九刻五分科爾沁則日出辰初三刻五分八申正初刻十分晝三十三刻五分夜六十二刻十分是日出晚一刻十分入早一刻十分矣晝短三刻五分夜長三刻五分矣推之夏至又互爲短長與此相準其時節之不同有如此者故

其為氣候也雖苦寒尚未及黑龍江迤邊之地然入冬每有

晴雪天晴飛雪星不成花土慘裂地凍下至三四月庚戌尚雨雪半

三月雨雪盈尺亦尋常不以為異十年四月庚戌尚雨雪半

尺許大抵四時之氣不能正勻約略言之不啻三四兩月始

為春三月柳始黃農始出五六兩月始為夏午節後始衣單

夏衣麥七八兩月已如深秋七月始食瓜果自九月至次年

二月半年俱如冬令云人俱衣皮圍鑪至火炕則終年燒爇之否則人病

按四時氣候視日躔為轉移去赤道近則暖遠則寒奉邑

僻在塞北去赤道較遠故多寒又地高則風冽此郡地北

奉化縣志

卷之一 天時

八

而高相傳高京師二百餘丈理或有之冬至日躔於下故日出晚而入早

是其驗矣

論曰地暖則民之生也易寒則民之生也難奉邑絕塞多

寒且禾止一穫煤不兼產故不獨寶稼穡而並珍柴薪窮

民有減晨饗而營火炕者蓋非此不能生活較腹地為特

苦此則長民者所宜加之意歟

奉化縣志卷之一終